

世界名人文学传记丛书



格林兄弟

【德】格·盖斯特涅尔著

刘逢祺译

郭奇格校

臺灣省立美術館藏書



梅蘭兄弟

【梅蘭-張雲樵、張雲芳】

周樹德著 李維新編

格 林 兄 弟

〔德〕格·盖斯特涅尔著
刘逢祺译 郭奇格校
湖 南 人 民 出 版 社



БРАГЪЯ ГРИММ

本书根据 Е.Шеншина 俄译本
(Москва, «Молодая Гвардия») 译出

格林兄弟

〔德〕格·盖斯特涅尔著
刘逢祺 译 郭奇格 校
责任编辑：杨 实

*

湖南人民出版社出版
(长沙市展览馆路14号)
湖南省新华书店发行 湖南省新华印刷三厂印刷

*

1985年5月第1版第1次印刷

字数：223,000 印张：11 印数：1——5,900
统一书号：10109·1853 定价：1.53元
1.35元

格林兄弟是博学多识，十分勤奋的奇才。他们的童话，如《灰姑娘》、《白雪公主》、《小红帽》等是全世界儿童喜爱的作品。它们所展示的奇妙意境已经成为孩子们幻想世界的重要组成部分。

《世界名人文学传记丛书》出版说明

人民大众数千年来创造的物质文明和精神文明，使社会日臻进步和完善。在纷杂繁复的世界历史舞台上，出现过许多和人民大众站在一边，促进人类文明和社会进步的历史人物。马克思主义在充分肯定人民群众是历史主人的同时，从来也没有否定个别伟大人物的历史地位和他们在历史发展进程中所起的作用。

现在呈献在读者面前的《世界名人文学传记丛书》，旨在使广大读者，特别是青少年朋友们了解某些世界名人的生活经历，探索其成败关键。从中汲取有益的经验 and 养分，作为生活道路上的良师益友。这套丛书还可以帮助读者增长知识，开阔视野，锤炼意志，陶冶心灵。但是，名人远非完人，且其时代、环境、教育及才智亦各有异，正确的态度，应是取其所长，弃其所短。

我国的青少年，正处在继往开来的重要历史时期。我们要在党中央的领导下，继承中国共产党在毛泽东、周恩来、刘少

奇、朱德等老一辈无产阶级革命家领导下所开创的伟大事业。进一步开拓中国人民的社会主义——共产主义光明大道，确实是任重道远。悠久的、灿烂的祖国文化，是培育我们勇敢、进取和智慧的精神源泉；世界历史上在各自的领域中做出过伟大贡献的英雄人物，永远是激励我们前进的鼓舞力量。我们把出版这套丛书看成是对社会，对青少年朋友的重大责任。苏联文学的奠基人高尔基生前十分重视传记文学的撰写和出版工作。早在十月革命前夕，他就曾设想为青少年编辑、出版一套世界名人传记丛书，并聘请世界知名文学巨匠罗曼·罗兰、威尔斯等人亲自执笔。一九一六年十二月，他写信给法国作家罗曼·罗兰，请求他撰写一部贝多芬传，信中，高尔基颇为感慨地说：

“我们成年人不久即将离开这个世界，我们将留给我们子孙的，是一份可怜的遗产，我们将留给他们十分忧郁的生活。这场荒谬的战争（指第一次世界大战——编者）便是我们道德衰竭、文化没落的明证……我们应当提醒我们的后代，各民族都曾经有过——而且现在也有——伟大的人物，高尚的心灵！……您自己非常了解。在今天没有人比下一代更需要我们的关怀了。”

高尔基亲自编辑丛书的愿望直到十月革命胜利后的一九三三年才得以实现。四十余年来，这套丛书的出版工作从未间断，在本国及世界的读者中赢得了声誉。

我们的这套丛书将包括世界著名的思想家、科学家、政治活动家、文学艺术家及其他对人类有卓越贡献的人物的传记、自传和回忆录等。且这些大多数又是由知名文学家所撰写，文

笔优美，叙述生动，读后不仅使人精神振奋，艺术上也可以得到美的享受。本丛书计划每年出版一辑。衷心希望广大读者、翻译家、作家都来关心这套丛书的出版，使我们的工作做得更好一些。

湖南人民出版社译文编辑室

一九八一年九月

俄文版序言

现在介绍的这本书，事实上是第一部俄文版的格林兄弟生活和创作的详细叙述。对于这本书的需要很早就已经提出来了，所以它的出版在一定程度上将可以填补这个空白，并且基本上可以满足广大苏联读者对于雅科布·格林和威廉·格林个人生活和科学探索方面的兴趣。

本书为西德作家盖尔曼·盖斯特涅尔所写，他写了许多传记小说，其中包括卡米尔·杰穆连、弗里焦弗·南先、克里斯托夫·威廉·胡费兰德、路德维希·乌兰德等人的传记小说，此外还有青年、儿童读物以及诗集和翻译作品。Г. 盖斯特涅尔研究格林兄弟的传记材料和创作道路已有二十多年的历史；除了这本《格林兄弟》之外，他还写了另外两本有关格林兄弟的书：《格林兄弟·插图传记》（一九五二年）和《诗歌和语言世界的格林兄弟》（一九六一年）以及发表在德意志联邦共和国期刊上的许多关于这方面的论文。至于《梅特罗·格尔德维·迈邦

尔》电影制片厂根据r. 盖尔斯特涅尔的电影脚本所拍摄的影片《格林兄弟的神奇王国》，这是许多人都知道的。

格林兄弟——雅科布和威廉——是那个时代博学多识的学者，是具有多方面才能和十分勤劳的奇才，一般人都愿意在他们的名字前面加上“天才的”形容词，并且对他们怀有深厚敬意，有时也许还掺杂着模糊的怀疑。

在回忆起拜伦、济慈①、诺瓦利斯②的时候，人们总会怀有一种沉痛的惋惜之情：这样具有伟大天才的人物的生命竟如此短促。而对格林兄弟来说，命运是比较慷慨的——威廉终年七十三岁，雅科布夭寿七十八岁。对威廉来说，创作旺盛时期和衰退时期是互相交替的，这部分地是由于健康情况恶化造成的，而雅科布则不同，他的一生是不间断的紧张劳动和全神贯注的科学探索的一生，他的成果同威廉的成就一起，使我们有权利把他们兄弟俩看作是那个时代的伟大人物。

格林兄弟属于这样一类知名人士，大概人们对他们的尊敬多于了解，如果不考虑他们作为童话搜集者的声誉的话。格林兄弟的活动是广泛的、多方面的，它包括许多而且非常不同的、乍一看来完全是不相干的领域，如斯堪的纳维亚的神话和法律史、搜集德国民间口头创作的作品和研究日耳曼语语法，考订德国中世纪文学版本和探索人文科学的可靠的科学方法，研究民族风俗文化和编纂德语历史词典以及其他许多方面。而且在上述每一个知识领域，他们的贡献都非常大。如果企图用两句话来确定雅科布和威廉在上述任何一个领域的的作用的话，那么应当说，他们正好是一门内容丰富的综合科学——包括日耳曼

各民族的语言、文学、历史、法学、文化和风俗习惯各个独立学科在内的日耳曼学——的奠基人。

盖尔斯特涅尔的这本书在风格上具有许多优点：一方面它相当广泛地囊括了包括大量生活细节和“次要人物”资料在内的传记材料，使画面达到了所要求的充实性；另一方面是它的统一的风格和叙述的连贯性。在我们看来，准确的事实重于虚构，也是这本书的一大优点。叙述“格廷根七君子”事件和紧接着这一事件之后雅科布和威廉流放的几章是成功的，这是我想特别指出的，这几章具有戏剧性，水平很高，读起来也很有趣味。

叙述上的压缩有些不同寻常。盖尔斯特涅尔为了竭力使自己的作品为最广大的读者所理解，明显避免了对格林兄弟的许多科学概念的叙述，更多地从生活方面对他们进行了描写，谈论的都是雅科布和威廉生活中那些纯属人所共有的问题。这种艺术手法也是允许的，因为在世界文学中可以找到不少这样的例子。不过这种方法也有它的不足之处。如果作者敢于更清楚地阐述自己的主人公精神发展的各个阶段和描写他们独立思考的紧张活动的话，那么人物肖像的描写就不必占那么大的篇幅（而在盖尔斯特涅尔这部作品中正好犯了这个毛病）。由于作者始终坚持自己所选定的途径，所以他有时专心致力于作品的通俗化，明显地简化了所叙述事物的实质和格林兄弟在许多情况下所遵循的动机。

在说明历史事件的时候，盖尔斯特涅尔对待这些事件的评价采取了极其谨慎的态度。比如在叙述与一八四八年革命有关

的事件时，一次也没有提到《共产党宣言》。对于这次革命的原因和动力，盖尔斯特涅尔作了错误的解释。黑格尔的名字只是在他取得大学教席的职位时才提到，可是关于黑格尔辩证法的历史作用却只字未提。盖尔斯特涅尔把艺术、文化、主要是文学的发展同十九世纪迅速的技术进步相提并论的倾向也使人有些迷惑不解。同时也不能认为作者对于这一时期或那一时期的文学状况进行全面描写的企图是成功的，因为这种场面有时看来残缺不全和模糊不清。

格林兄弟的遗产是非常丰富的，在这篇序言里未必能够对它作出详尽的评述，而且这也不是这篇序言的任务；不过提供某些补充的、而且是盖尔斯特涅尔这部作品所缺少的或没有充分说明的材料看来是适当的。

当我们回想遥远童年的时候，我们会情不自禁地想到童话，它那色调鲜明的形象和情节构成了童年意识的不可分割的一部分。

三个世纪前，在欧洲艺术的古典主义时代，人们把民间童话看作是不屑一顾的、口头创作的“低级”形式（“保姆的童话”）。就是在文化发展的其他时代，也有不少人认为童话只是刺激，甚至在某种程度侮辱文明人类审美感的极其简单的半原始艺术形式。

这种对待童话的态度，使得很少有人关心童话的保存和研究工作。然而，童话自然而然地存在于民间，存在于热心的、甚至是没有文化的说书人和无数的童话爱好者的记忆当中。

格林兄弟为保存古代口头和书面文学作品的思想所驱使，在搜集、抄写、部分校订和出版日耳曼中部德国童话方面做了大量细致的工作。他们的《儿童与家庭童话集》（一八一二年——一八一五年）的两卷集是历史上第一部很可观的德国民间童话集。

当然，格林兄弟也有自己的先驱者。

在格林童话集问世前一百多年，于一六九七年，德国诗人沙尔利·佩罗不顾宫廷艺术的提倡者们对于民间口头创作明显的藐视态度，出版了《鹅妈妈的故事》童话集。这个集子篇幅不大，只有八个故事。整个读书界就是在那时熟悉了《小红帽》、《睡美人》、《蓝胡子》和《穿皮靴的雄猫》等故事的。

更晚些的时候，即十八世纪后半叶，德国出现了第一批童话集。其中最出名的要算是德国作家约翰·卡尔·奥古斯特·穆泽乌斯的大部头八卷集的《德国民间童话集》（又名《德人民间童话集》）（一七八二年——一七八六年）。但是佩罗和穆泽乌斯的童话集与格林童话集不同，他们对童话进行了大量的文学加工，因此它们不应当认为是民间童话，而应当认为是文学童话。

极其细心和谨慎地对待自己民族（以及其他民族）丰富的民间口头创作，不但保留童话的内容、情节发展的方式和方向，故事的主旨，而且还保留它独特的语言形式，这就是雅科布·格林和威廉·格林在出版童话工作中几乎共同遵循的基本原则。格林兄弟的作用不能仅仅归结为搜集和记录童话，虽然这本身已是巨大的劳动。盖尔斯特涅尔写得很好：格林兄弟在从事这

一工作的时候，曾经遇到过多么大的困难。他们所搜集的童话故事来源不同，涉及各种领域，所以，它们在语言的色彩、色调和生活真实方面，在叙述者的风格和语调方面，各不相同。因此，格林兄弟决定对它们进行某些校订，以便在不改变童话的精神和结构的情况下，使童话的形式取得一定的统一，并且使人产生这样的印象：好象所有的童话都是由一个叙述者讲述的一样。这就要求从事这一工作的人对于形式和风格具有敏锐的辨别力，并且具有很强的欣赏力。而格林兄弟出色地解决了这一重要的任务。

格林兄弟的童话集开始没有明确的目的，因为它是作为一部能够满足各类读者——既有普通的读者，也有科学和艺术工作者——需要的读物而考虑的。

格林兄弟同阿尔尼姆和布伦坦诺有友好关系，所以他们向“海得尔堡小组”的浪漫派作家，首先是向阿尔尼姆和布伦坦诺的坚决劝告作了让步，使童话集具有了更大的文学性。关于童话集的工作，更准确地说，是由威廉承担的，而雅科布没有参加这一工作。

威廉所修改的第二版（一八一九年），在本质上不同于第一版。后来，威廉沿着“童话风格化”和使童话具有更大的表现力与统一的形式道路对童话集继续进行了文学方面的修改。

格林兄弟童话集以后的一些版本，在科学价值上一版比一版低。但是许多故事仍然保留了第一版的形式，其中有些故事，在语言上还保留了生动的方言色彩，每一个故事在何时、何地、根据何人的转述记录等，在童话集里也都有记载，而且威廉对

一八二二年的版本还增补了注释，在这些注释里，除了对童话的例行说明之外，我们还看到表现出格林兄弟神话理论大致轮廓的理论概括。

对于酷爱民间口头创作的人和学者们来说，自然，对第一版童话集表现出了特别的兴趣。但是，这一版很快就售完了，而且后来成了珍本。所以，在上阿尔萨斯的一个寺院里发现格林兄弟童话集的初稿的消息，对德国民俗学的研究者来说，是一件极大的喜事。发现这一珍品的经过是这样的：一八〇九年七月二日，后来又一次，即一八一〇年九月三日，布伦坦诺决定研究童话，要求格林兄弟把他们搜集到的资料寄给他。格林没有理由拒绝布伦坦诺的要求，于是在一八一〇年十月底把手稿的副本寄给了他，并要求用完之后还给他们。但是，布伦坦诺没有把副本还给格林兄弟。多少年以后，他的文件连同手稿一起落到了爱伦堡的一个天主教修道院里，并且奇迹般地保存下来了。可是格林兄弟为布伦坦诺准备副本的那个主本手稿没有保留下来。童话集问世之后，这个手稿大概由于不再需要而销毁了。现在所说的“爱伦堡手稿”包括以下的故事：雅科布抄写的二十五个，威廉抄写的十四个，他们的朋友抄写的五个，还有几个传说和民间创作。这个稿本的童话集，一九二七年在海得尔堡由约瑟夫·列夫茨出版，并于一九六三年在莱比锡由曼弗列德·列麦尔再版。

列宁曾经写道：“任何故事中都包括着现实的因素。”^③尽管故事的荒诞性特别引人注目，尽管好象完全脱离日常生活的逻辑和事实、生活中的各种操心事和问题以及故意的“不正经”，但是，在童话里总是直接或间接地反映出人民的生活、他们的

利益范围、各种重要制度以及他们的理想和文化。尽管故事要保持“编写程序上的”简单性，但是在童话里不难发现反映贫与富，有权与无权之间发生对抗的最残酷的生活现实。

许多民俗学的爱好者都指出了在格林兄弟的童话里存在着大量的“残酷场面”，这是难于争论的，但是也不必急于作出仓促的、表面上的结论（比方说，既然童话里反映了人民的精神，所以这种残酷性对童话来说是不奇怪的）。这种现象的性质完全是另一回事，在格林童话集里，这种现象即便比在其他民族的童话里多一些，但是，在日常生活本身的演变中，死亡、疾病、不幸事件、大大小小的灾祸、战争、天灾以及诸如此类的事情，随时随地都在窥伺着每一个人，在这种情况下，根深蒂固的、模糊的和无意识的对于存在着残酷性的感觉也就反映出来了。

有时使格林兄弟童话的读者不解的是，在这些童话中有些与其他民族的童话相重复。比如格林兄弟童话集里的《灰姑娘》、《小红帽》和《睡美人》，这是从佩罗最有名的童话里脱胎而来的。应当说，相似的情节和主题的存在，对于民间故事，甚至对于所有民间诗歌来说是一个普遍的特征。我在这里举几个例子作为实证。在英国童话里有一个故事名叫《芦苇草帽》，它很象格林童话集里的《腼腆的姑娘》，在法国童话里，它象《西班牙国王的女儿》，在挪威童话里，象《肮脏的卡里》，在日本童话里则象《八件罩头单外衣》等等。斯洛伐克童话《没有手的女孩》与格林兄弟童话《没有手的女孩》完全相同。挪威童话《三个老大妈》和意大利童话《这就是七！》，与格林兄弟童话《三个胡桃》十分相似，英国童话《汤姆·蒂特·陶特》很象

格林童话《三个纺线女人》，格林童话《农夫和魔鬼》非常象俄国童话《根和梢》，所不同的只是在格林童话里受骗的仍是鬼，而不是熊。这种现象的出现都还没有充分深刻和全面研究，这如同不同民族的童话史至今还没有研究一样。完全可能，在个别情况下确实有情节借用的现象，同样可能的是，不同民族，甚至彼此没有关系的民族，文化和历史发展的共同性以及生活情况的重复性在这里起了不小的作用。

不同学派的学者都对这种现象进行了认真研究。格林兄弟是所谓“神话学派”的代表人物，他们认为，不同民族，甚至地理上彼此非常遥远的民族（如德国人和印度人）民间口头创作的情节的共同性是因为这种创作的起源存在着共同性，按照他们的意见，这种起源应当从最古老的、印欧各民族共同的神话中来寻找。

另一些学者企图把这种同源现象解释为民族和全人类因素的共同性以及童话情节的简单借用（“转移理论”）和各个种族与民族生物学上的相同性，并努力用民间口头创作的现实同每一个民族的历史进行比较的办法来找到某种解释。虽然在民俗学当中，随着时间的推移，一个学派常常代替另一个学派，并且都希望得到对这种现象的唯一正确的解释，但是他们也只不过能够对此作出部分解释而已。

格林兄弟生活和创作的命运同德国文学发展过程中一个最有意思的时代——浪漫主义时代——不可分割地联系在一起。浪漫主义是世界文学中一种复杂和多方面的现象，它产生于欧洲